樱桃海盐苏打水

01

浴室里传来了钝物撞上地板的声音，紧接着是一堆塑料瓶子噼里啪啦倒下，声音不大，但足够把他从浅眠中唤醒，承太郎支着手臂坐了起来。浴室里的混乱又听不见了，只剩下一片单调的水声，门紧闭着。

“花京院？”

承太郎试探地唤了一声，没有回答，浴室里的水声不停歇地响。

于是他站了起来，木地板不识时务地吱呀一声，承太郎放轻脚步向浴室走去，白金之星沉默地飘在他身后。他握住门把，贴着墙小心翼翼地把那扇门推开。

浴室里只有花京院一个人，承太郎打开门时他跪在摔了一地的沐浴液和洗发露瓶子之间，双臂抱在身前，像只刺猬一样蜷缩了起来，白色的背上绷着一条凸起的脊骨。承太郎暂时松了一口气——至少人没有突然消失不见——他迈出步子准备去问花京院到底出了什么事时突然察觉到了这件浴室里的异样——在沸腾的蒸汽中弥漫开一股樱桃混合着辛凉薄荷叶的气味，Omega信息素的气味。

他的Beta好友在旅途中突然分化成了Omega。

02

“我觉得这是替身攻击，我已经十七岁了，不可能现在才分化。”花京院颇为严肃地说，“而且我也不像个Omega。”

承太郎认可地点了点头，不过只针对花京院的话中的一部分。

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个Alpha了，像抽条的植物一样长得飞快，身高拔高，第二性征开始发育，生长出更结实的肌肉和逐渐褪去稚气的英俊面容。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他这个Alpha身旁，仰慕他如同仰慕一只年轻的雄狮。花京院和他同岁，比一小部分Alpha还要高挑强壮，的确不像个寻常的Omega。

“哪有这么蠢的替身。”他把手里的水杯递给花京院，看着他从锡纸板里拆出两片止痛药再把它们丢进嘴里，两颗白色的药丸在红舌头上一闪而过，顺着滚动的喉结咕咚掉进胃里，“有没有可能你其实一直都是Omega，只是像Beta一样没有信息素，也没有发情期。”

这句话让花京院愣住了，他不可思议地盯了承太郎一会儿，又转而看向手里的玻璃水杯。

“或许吧，我不知道……我听说有些激素不稳定的Beta会在激素波动时出现像Omega初潮一样的症状，或许我只是那一种。”

他边说边从纸盒里拆出一支针式抑制剂，剔掉外包装后对着自己的手臂扎下去，初潮带来的高热让他的视线有些模糊，在手臂上扎了两个针眼还没有找到血管。承太郎从他手里抽走了那支抑制剂，另一只手翻出他的肘窝，花京院的肤色在亚洲人里算得上白皙，承太郎的拇指按上那条青色的血管，平稳地把针头推了进去。

Beta在这个社会里经常受到忽视，他们像是家庭里三个孩子中乖巧沉默的第二个孩子。即使由同一种胚胎发育而来，但只有他们保留最朴素的样子，没有麻烦的发情期，也不被Alpha或Omega的信息素影响。但他们和Alpha与Omega们共用一套常规体检单，上面“生殖系统”那一栏永远只有简单一个“发育正常”，对于Alpha来说是他们的子宫在正常地萎缩，变成无用的一个皱缩的器官。而对Omega来说是他们的子宫在正常地发育，周期性地生产卵子，子宫壁增厚又剥落，伴随着疼痛排出1500cc左右的血和子宫内膜的碎片，直到有一颗卵子变成受精卵，让他们在自己的肚子里孕育另一个生命。

Beta们也有子宫，包括男性的Beta。但只有在他们因为突然的腹痛或热潮再或者为了做备孕检查而前往医院时医生才会告诉他们比“发育正常”更加详细的东西。他们中大部分的子宫都已经半退化，没有固定的生理期，也很难怀孕，即使怀上了也会很快流产。有的男性Beta母亲幸运地在那九到十个月的日子里保住自己的孩子，但生下来的却是个畸形的死胎。护士们把那个皱巴巴、血淋淋的红紫色肉块用白布裹起来，偶尔会同意虚弱的母亲见一见这个只活了十几分钟或者在从母亲子宫里出生那一刻就死去的孩子，但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把他放进死婴专用的焚烧炉，很小一个，只比他们床头柜的抽屉大那么一点。

承太郎把一块医用棉压在花京院的肘窝上，然后把抑制剂的针头抽了出来。花京院按住那块医用棉，曲起肘平躺在了床上，但下腹的坠痛依旧在绵长地延续着，他最终还是翻了个身，把自己蜷了起来，语气平淡地说：

“我在国中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只是没有信息素，我当时以为只是单纯的腹痛。”

“你没有去医院或者和你老妈讲吗？”

“……没有，忍一忍就好了。”他摇了摇头，还带着一点潮气的红发蹭在枕头上，“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太孤僻了，我的母亲有一点，嗯，过分地关心我了，这会让她很担心。”

承太郎了然地点了点头，又毫不客气地指出：

“但是你和我们走的事情你没有告诉你老妈吧？”

被质问的男孩愣了愣神，转而又笑了出来。

“是啊，我这是离家出走了，回家后得好好向她道歉才行。”他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还是问了出来，“你们会现在送我回去吗？”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可能是个离家出走的Omega了？”

承太郎缄默地盯着男孩垂在后颈的濡湿的红发，那股樱桃的甜香里掺着一种薄荷特有的辛凉气味，承太郎想起了小时候荷莉念给他听的童话中那朵有四根刺的玫瑰。

“你想离开吗？”

“不。”

“那就留下。”他抬手把床头柜上的废弃包装壳全扫进了垃圾桶里，“而且你也不是那种送你走你就会乖乖离开的听话家伙吧？”

那个紧绷的肩膀因为闷在枕头里的笑声而轻颤，最终放松地垮了下去——谢谢你，承太郎——他轻声说道，语气真挚。承太郎没有搭话，他抬手想把帽檐压下来时才发现之前浅睡的时候自己摘下了帽子。现在再戴回去好像有点太傻，承太郎有些烦躁地挠了挠鬓角，顺势坐到花京院旁边，床垫向那边凹下去一块，他伸手撩开花京院的刘海去摸他的额头。

“烫手。”他简短地评价，抑制剂好像在花京院这里失去了作用，“还很痛吗？”

“已经不痛了。”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花京院坐了起来，“只是有点难受。”

——像塞了一肚子腐烂的玫瑰。他靠在床头，食指有一搭没一搭地轻拍着身上的被褥，突然冒出来一句：

“原来你闻起来是这种味道。”

这句话实在是来得没头没尾，承太郎愣住了，丢给花京院一个不解的眼神。

“我是说信息素，你闻起来像海风。”花京院嗅了嗅，他们五个人中除了乔斯达家族的两位Alpha其他都是Beta（至少在今天之前是的），没有人知道信息素到底闻起来是什么样的，“乔斯达先生是什么味道？”

承太郎垂着眼，仿佛是在沉思，半响之后郑重其事地回答：

“龙舌兰酒兑可乐。”

红发男孩一下没忍住笑得弯起了腰，然后才意识到因为别人的信息素的味道而发笑似乎非常失礼，他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两声，抬起头时刚好对上承太郎的视线。他难得没有戴帽子，毫无遮拦地露出混血儿一双绿色的眼睛，像是翡翠的海，少有波浪，雪白的海鸟缘海岸线振翅，于波光粼粼的海面投下一小块灰色的阴影，海风的气息包裹了他，花京院凑近了承太郎，在那双眼睛的注视下吻上他的嘴唇。

03

他和花京院说不上到底是朋友还是恋人，他们从未像爱侣那样对彼此诉说过爱意，但却接过吻。不只是刚才那个夹带着海风和樱桃气息的吻，在更早以前，在印度的火车上，他们的伙伴抱着双臂在不怎么舒服的座椅上睡去，窗外成群的火烈鸟张开翅膀，粉红的羽翼遮蔽了天空，他的指间夹着一只烟而花京院的嘴唇因为干燥的气候开裂了一条小小的伤口，花京院对他说，“JOJO，你看，火烈鸟在飞”，他们的初吻带着烟草苦涩的气息和血液腥甜的味道。

他说不上来这是出于什么，是好奇，吊桥效应还是少年懵懂却热切的爱意，但现在他们所做的事情无论怎么样都无法划分进“朋友间会做的事情”。花京院正解着他的腰带，把他半勃的阴茎从内裤里释放出来——他是个未结合的年轻Alpha，难免会被（疑似）发情期的Omega信息素撩拨。

或许刚才该把帽子戴回去的，承太郎抬手想把帽檐压下来遮住视线时再一次握了个空，他有些烦躁地啧了一声。花京院温暖的手掌贴着他的阴茎，张开薄而柔软的嘴唇把他含进去的动作生涩得毫无章法，没收好的牙齿毫无预警地磕上了嘴里的性器，逼得承太郎倒吸一口凉气，条件反射地抓住了埋在自己腿间的男孩的红发。

大概是想道歉，花京院动了动嘴唇，但乔斯达家的混血儿在Alpha中也算人高马大，即使是半勃的性器也颇有分量，在嘴里塞得满满的，为了不再一次不小心咬承太郎一口，花京院抬起一只手，用手势向他打了个抱歉，安抚似的用舌尖舔了舔嘴里的阴茎。他动得勉强，承太郎一只手搭在他脑后，即没有把他拉开也没有把他按下去。

男子高中生的性知识仅来自于很久以前学校的生理课和男孩之间的浑话，实际操作全靠临场发挥，花京院尝试着把那根阴茎引导向自己口腔更深处的地方，这不太好受，被抵住喉口的感觉让他想要干呕，但喉道生理性的收缩似乎让承太郎很受用——他发出一声模糊的叹谓，半勃的性器在花京院嘴里硬了起来。红发男孩似乎找到了窍门，模拟着交合的动作，退出一点再把性器含进去，因呕吐反射而收缩的喉咙绞紧了承太郎的阴茎。他听见承太郎的呼吸逐渐变得沉重，搭在他脑后的手开始施力，配合着小幅度挺腰的动作把花京院按向自己的下腹。可没一会儿红发男孩就挣开了那只手的掌控，把那根被自己舔得湿漉漉的阴茎吐了出来，说：

“我下巴好酸。”

承太郎小声念了一句“やれやれだぜ”，握着手臂把花京院拉到床上，连着底裤把人扒了个干净。男孩下身的毛发也是红色的，腰细得像那些拆掉自己两根肋骨的女明星，承太郎以前估量过大概自己两只手就可以把花京院的腰完全箍住，可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实际丈量——的确可以。

他的“直到现在”其实并没有过很久，只有十多天，他和花京院只认识了十多天，承太郎翻开的只是花京院人生中很窄的一页，还有很多东西他还没来得及丈量，甚至没来得及去估量。但现在他们却赤身裸体地躺在同一张床上，承太郎像展开一道谜一样在旅店的床单上将花京院展开，用手指去阅读乳白的、温暖的书页，从呼吸时在肌肉下舒展的完整的肋骨的轮廓，到发硬的粉色乳尖，再到平坦的小腹，那之下是几乎被主人遗忘的器官，是现在花京院疼痛的根源。

花京院的一条手臂盖在自己脸上遮去了大半表情。但Alpha并不如他愿，承太郎把那条手臂拱开，让它软软地搭在自己肩上，蜷曲的黑发蹭在花京院的颈脖与脸颊，惹得他忍不住想起自家附近巷子里的地头猫——完全不怕人，用零食喂熟之后蛮不讲理地往自己怀里蹭，毛茸茸的大尾巴啪地拍在脸上。

承太郎厚实的嘴唇吻着他，舌头像一柄柔软的矛，无畏地往他嘴里刺，他们两个吻起来牙齿打架，全靠花京院平时玩樱桃的技巧强撑着，可终究敌不过承太郎可怕的肺活量，能生生把人吻到缺氧。花京院从承太郎齿列间收回自己的舌头，拍着他的肩膀叫停，喘着气说：

“咳，我感觉你想把法皇从我嘴里吸出来。”

他说得委婉，但承太郎能听出这绝不是表扬。他撇了撇嘴，手指圈上花京院的性器而嘴唇在红发男孩的颈脖间搜寻。他的手算不上光滑，作为音乐家的父亲在他还小的时候教他弹吉他，他跟着父亲唱《Over the Rainbow》和《What A Wonderful World》，指腹被吉他弦磨破又生了一层茧，后来他自己学会了怎么弹久保田利伸的《La La La Love Song》。承太郎指腹粗糙的茧摩挲过花京院敏感的性器时，那微张的薄嘴唇在他耳边溢出一点压抑的呻吟，仿佛花京院是他的琴，而他在用不熟练的情欲演奏他。

红发男孩的手抵着他的腹部，却不像是要把他推开，花京院摊开手掌将掌心贴在他那吸气时紧绷的线条优美的腹肌上，承太郎听见他在轻轻地笑，指尖顺着人鱼线慢慢往下划，最后握住他仍硬挺的阴茎，男孩引诱性地把他带向自己的腿间。

他的腿间是湿的，处于热潮中的身体早已做好交合的准备，承太郎几乎没费什么气力就将自己埋了进去。身下的花京院模糊地呢喃着，眉头紧锁——痛，倒不是因为被从内部破开，而是侵入他的带着海风气息的Alpha信息素将他原本就不稳定的信息素搅得一团乱。腹腔里那个器官仿佛在下坠，一阵阵地绞痛，他在承太郎插入他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在内出血。

那根炙热的性器还卡在他体内，承太郎小幅度挺了挺腰，动作很轻，扣着他的腰试探般抵住穴肉碾磨，垂着的绿眼睛注视着他，耐心等待那种耽于情欲的淫靡的快乐从花京院青涩的年轻脸庞上升起。硬挺的性器突然碾过了某一点，身下的男孩猛得颤栗了起来，穴肉绞紧了他的阴茎。

花京院仰起头，红发散乱地蹭在床单上，火焰似的红色在床单和他的身体做成的画布上抹开，仿佛是在燃烧，点着了他的脸颊和起伏的胸口，还有张开的嘴唇间既像是诱饵又像是蛇信子一般的一截红舌头。承太郎俯下身去咬住那截舌尖，和花京院分食同一颗带着涩味的伊甸园的果实——十七岁，脱离了童年但对成年人来说又太年轻的年纪，他们是将熟果实上最后那一点青色。

旅店的床随着撞击吱呀吱呀地叫唤，承太郎呼出的热气洒在他耳边，挟裹着粗重的喘息和低哑的呻吟，他的性器在撞进自己体内时搅出淫靡的水声。他觉得热，不同于发情期热潮的另一种热度在自己身体内部蒸腾，承太郎卡住他的大腿——他锻炼得不错，大腿的肌肉紧实而优美，但腿根的肉是软的，堆着一点手感很好的脂肪——承太郎卡住那点软肉把他的腿分开，发烫的阴茎在他体内作乱，破开湿漉漉的穴肉碾过敏感点，仿佛是一种甜蜜的刑罚。花京院咬住自己的指节又松开，最终抬起手环住承太郎的脖子，手指拢住他肩上那颗星星。

“我们……哈……绝对会被听见的。”

他这么说着，语气却不太像担忧，反倒像调笑。承太郎说，“管他呢”，低下头去咬他鼓胀的乳尖，隔着一层皮肉吻他过速的心跳。

花京院的法皇缠绕着他，将他们绑在一起，仿佛是一个紧密的拥抱，两只脚踝扣在他精壮的腰后，那里在承太郎挺身将阴茎撞入花京院体内时会凹出两个漂亮的腰窝，男孩的趾尖在他腰后绷紧又放松。花京院不知何时已经射了一次，粘稠的精液弄脏他平坦的小腹，间歇性痉挛的穴肉随着他抽插的动作咬紧他的阴茎。承太郎的身影在白炽灯的亮光下有些失真，额发垂下来了几缕，那之下是有些朦胧的绿色眼睛——肉欲的快乐在悄然融解这个平日里表情寡淡的少年。

他感觉到自己的前端撞上一处柔软的口，身下的花京院发出一声闷哼，大腿夹紧了自己的腰——那里是生殖腔的入口，承太郎突然放慢了动作。他们都不能确定花京院到底是个Beta还是个Omega，他现在有信息素，樱桃的甜香包裹着承太郎，但在今天之前花京院的确是个标准的Beta。

如果他真的是个Omega，那么结合标记意味着花京院终身都将和他绑定在一起，他们将在这本只翻开了窄窄一页的书的扉页上签下自己不可抹灭的名字。并不是说不想，他们在一场随时会丧命的旅途里相拥，旅馆的床变成了一叶小小的扁舟，海洋是还未说出口的爱和死亡。他们在把自己和对方押在命运的赌桌上，但花京院伸出了手，手指滑进他的指缝，坚定而有力地扣住了他——承太郎回握住那只手，俯下身将自己的性器撞入了花京院的生殖腔，转头咬上了花京院的腺体。

Alpha正在他体内成结，花京院感到粘稠的精液正在一股一股射入自己体内，他颤抖地抱住承太郎埋在他颈间那颗毛茸茸的脑袋，他温热的舌头舔舐着自己颈侧新添的伤口。那种阴魂不散的坠痛又回来了，花京院按上自己微微鼓起的下腹，深吸了一口气，承太郎的信息素正在逐渐和他混在一起，他抽了抽鼻子，说：

“我想喝樱桃海盐苏打水。”